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
短篇小说系列 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二二年 第四卷 中

四卷中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CHONGYUAN CHINA FARMERS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
第四卷 中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四卷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四卷. 中 / 郑电波主编. —郑州: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542-0609-6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3592 号

出 版 人 刘宏伟
责任编辑 郑电波
插 图 董 钺
责任校对 肖攀峰
封面设计 丹 澄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10

字数: 200 千字 插页: 4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609-6 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
李佩甫 田中禾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孙广举 王守国 刘思谦
何 弘 耿占春 刘 恪
魏世祥 原 非 罗阿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凡 例

本大系短篇小说部分共分六卷,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共 18 册。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篇名作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 10 年两卷(但在整体统筹中少部分例外)。

第一卷和第二卷精选的是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佳作,不同的是第一卷所选的都是这个阶段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,因此,第一卷与第二卷在选编的时间排列上各自为序。

每册书中若选某作家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,其顺序相连,以便阅读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，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这样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，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，是一次不曾间断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，欣悦和忧郁，惊愕与绝望，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，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飞岸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，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程序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前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,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,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,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,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,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,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的文学中,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,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,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,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,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,农民心气的勃发,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,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,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,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,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阶段: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,社会的深层变革,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,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,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锺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

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思想和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35年(1977—

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,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
2013年初春

目 录

姊妹们.....	王安忆(1)
孕妇和牛	铁 凝(28)
秀色	(33)
哺乳期的女人	毕飞宇(42)
没有语言的生活	东 西(49)
碑	许 辉(74)
乡村电影	艾 伟(82)
一头六四年的猪	刘玉堂(90)
1966,两个姑娘进城去看电影.....	王小妮(96)
美丽奴羊.....	红 柯(107)
鞋.....	刘庆邦(113)
梅妞放羊.....	(122)
公羊串门.....	杨争光(132)
清水里的刀子.....	石舒清(144)



姊妹们

王安忆

我们庄以富裕著称，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“青砖到顶”的村庄。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。

首先是我们的农田，人们称作“湖”的那片土地，因它处于我们村庄的南边，所以人们叫它“南湖”。从这个称呼就可想见它们是在低洼处，并且很辽阔。在一片低洼处上种庄稼，是有着文明的背景，那就是水利。说到这个，就要扩大些范围来看了。

在我们庄所属的县境内，有着无数条坝子。在我们进城的十里路上，要翻过多少条坝子啊，人们所叫“反子”的，过坝子叫作过反子。还有，我们县境内有许多叫作“圩”的地名，也表明着低洼处围田防水的情形。并且，在《辞海》中，关于“圩”，还提到了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出典，其中说孔子“生而首上圩顶”，以此作证，这“圩”也作“凹”解，随后又举出司马贞索隐：“圩顶，言顶上窠也。故孔子顶如反圩。反圩者，若屋顶之反，中低而四傍高也。”这不？“反”和“圩”都有了，正好描述了我们县农田的景象。从这也能看出，我们庄人语言的源远流长。

就这样，我们庄的南湖，被一道又一道反围护着，抵挡淮河汛期的泛滥。那

么,当天上下水的时候,这湖地不就成了一个大聚水盆了吗?不要紧,我们还有沟呢!在南湖里,我们有一条大沟,将水引到更低处,大约是通往淮河的下游吧!再退一步,大沟的水涨满了,不幸淹了庄稼,我们还有一条退路,就是荞麦。

在我们的南湖里,一年种两季庄稼,一季小麦,一季黄豆。小麦的生长期通常风调雨顺,是一年中的好时候。秋天播种下地,地里睡一冬,开春绿了地,接着就是“麦子扬花,蛇蚤动把抓”,然后西南风一吹,人们便开始磨刀的磨刀,整场的整场。在此期间,淮河与天气都是平静的,怕虽怕那几日连阴雨,吊着心过来,就好了。黄豆的季节则正摊着一年里的坏时候。七月八月,汛期一到。多是下雨的天,淹一天不要紧,淹两天也不要紧,七天八天,黄豆就全泡了汤。这时候,荞麦登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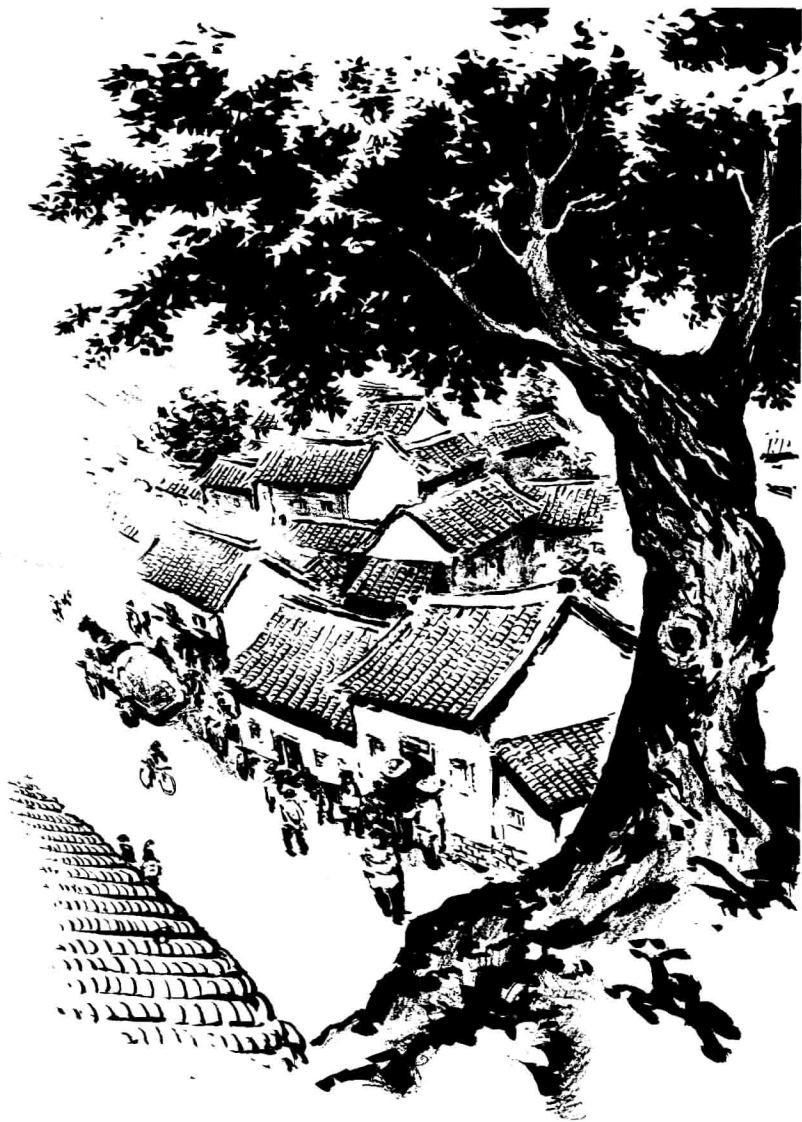
荞麦它生长期短,春天秋天都能种,特别适合于间种和套种。这时候,它就来救穷人的命了。等荞麦开了花,雪白的一片,庄稼人受委屈的心,便得到安慰,开始计划着播小麦的事了。

我们庄的小麦是和豌豆种混播的。所以,麦子黄了的时候,豌豆就鼓了荚。看麦子的人和采猪草的小孩,喜欢摘那嫩豌豆吃,也有煮熟了吃的,那要等豆荚稍老一些,这日子不长,因为割麦的季节眼看到了。所以,我们庄收下的麦子里,掺着些豌豆,推出面来,那面是绿茵茵的,就因为豌豆的缘故。

再来说说我们庄劳动的情景。此情此景证明了我们庄劳动传统的悠久,那就是,我们将劳动这一生存手段审美化,使它同时也成为一种精神的活动。听过大叔们赶牛的号子吗?他们一亮开嗓子,歌就出了喉。那号子听起来自由自在,其实有着章法。否则怎么解释正漫无边际时忽然一个弯子拐回来,戛然而止,或者正高无止境时又低回慢转下来。并且,仔细听去,它是分着起承转合的句式。因为每一次起句都使人抱着期待,兴奋而不安地等着下一句,也就是说有着旋律的趋动性。而当下一句来临的时候,则会觉着正中下怀,正是要等的那一句,这说明它还是有逻辑的,并且切合主题。犁地、耙地、压场、赶车,凡是牛出力的时候,就有这号子在,牛听迷了,人也听迷了。

这是号子的情形,还有放大刀的情形。我们庄割麦用的不是镰刀,而是一种长柄的大刀,在托尔斯泰著名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,描写列文割草,用的就是类似的大刀,使用的方法也是相同的。那就是双手平端,刀把抵在肋下,一步一步挥动着前进,腰、背、臂的协调尤为重要。这个巧合暗示了什么呢?是不是暗示了淮河流域畜牧业的历史,或者我们庄曾经与北方骑马民族有过交道?放大刀一律是男劳力出马。除了手持大刀以外,他们还需一个装备,就是一领披风。均是漂白的玻璃纱,三尺的口面,五尺一幅,系在赤裸的肩背上。说是抵挡酷热的阳光,其实更是一种装饰。想想看,骄阳当头,麦浪中间,一字排开一行壮汉,

挥着大刀，白披肩随风飘扬，是什么情景。



在收麦子和割黄豆的时节，还有一幅图画，就是燎麦子和燎黄豆。在收割的间歇，人们把麦穗搓散了，掺在麦穰子里，然后划一根火柴，将麦穰子点着，“呼”的一蓬火，麦子的焦香扑鼻而来。那半生不熟的麦粒儿，咬在嘴里，筋筋的，外面焦，里面却是一包浆。燎豆子就更简单了。只需捡来豆棵子，松松地架一堆，划一根火柴，豆秸和豆荚一燎而尽，埋在灰里的豆粒儿，也是外焦里生，咬起来费点劲。从美学角度来说，燎豆子更为入画，尤其是在下午第二歇的时候。太阳偏西

了，成了夕阳，那光带些姜黄色，老熟而宁静。秋天的天又高爽，空气几乎是透明的，几片薄云在夕照里变着颜色。割净的黄豆地里东一片西一片地躺着割倒的深色的豆棵。陡然升起一股烟，因为无风而笔直地上升，在明净的空气中显得特别清晰，甚至那飞舞在烟周围的细小的灰烬都历历在目，真像是一幅油画。

我们的庄子，显然是经历了许多年头，遭遇了无数次旱和涝的灾害，不晓得多少次毁坏和建设，最终成了现在这固若金汤的样子。离开三五里地，远远就看见我们庄，参差错落地坐在高高的台子上，树不多，所以那青砖到顶的房屋便一眼可以看见。

我们庄是坐北朝南，由西向东几排高台。台子下是村道，也叫“街”，还有几条南北的通道，人称巷道，而向南直通南湖的则是大路。在庄子的最南面，面向南湖里，是牛房和场。这是我们庄的公共场所，也是政治中心。开会，记工，商量事，都在这里。有过路的，或者要饭的，也是留宿在这里。腊月下雪的天气里，地里没有活儿，女人在家，男人便到牛房里拉呱。牛的粪味汗味，夹着烟味，真是又暖和又呛人，很有劲道。那留宿的挤在喂牛人的床上，恰巧又是个拉弦子的，就能在我们庄吃住上几天，直到雪停了，才离开去，重新上了路。牛房前的场，收过麦以后就犁开了大半，种上秫秫。大秫秫就是玉米，小秫秫则是高粱。大小秫秫收下了，就要重新整场，等着割豆子了。我们庄人丁兴旺，地就显得不够用了，必须这么着精打细算，一物几用。

为什么说是固若金汤，主要是指我们庄的台子垒得又高又结实。多少回，水漫了街，家前家后全成了河，可我们的台子纹丝不动。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土质。这土质极少沙土成分，黏性很强，下雨的时候，村道上特别泥泞，走着走着，脚下便是两个大泥坨子，道理就是这。这样的土质垒起的台子，就特别结实，大水非但泡不散它，反而把它冲击得更严实了。我们的台子是那么高大、挺直、宽长、齐整，人口众多，房屋密密匝匝，有一股鼎盛的气象。

旱的日子我们也不怕，庄里有三口井，东头一口，西头一口，庄子中间一口。两头的井是甜水井，煮稀饭容易烂，和发面面好发，洗衣服最下灰，喝起来特别可口。另一口就一般了。除了井，还有几口大塘，淘粮食、洗菜、喂牛、洗衣服都是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庄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不怕，安居乐业。在好天气里，收工回庄以后，家家锅屋里升起了炊烟，村道上很悠闲地走着几个担水的，水桶在绳系上唧唧唧唧响着，再有一个中学毕业生横着一管竹笛吹着歌曲，真称得上欣欣向荣。

我们庄的文明还体现在积累的观念上。这庄子的富裕是一根草一粒麦地攒起来的。小孩子会走路就下地采猪草，妇女们走东走西身后都拖个草耙子，耙来一片树叶也塞进锅底下，老人则背个粪箕子，见粪就拾。所以我们庄无论是南湖

里的大路，还是庄上的街和巷，都干干净净，少见有一根麦穗子或者一颗屎蛋子，猪草也割得干干净净。也是人多的缘故。下雨下雪不干活的时候，我们庄只吃两顿饭，睡到晌午才起床，天不黑又上了床。

我们庄还掌握有贮藏粮草和各类食物的技能。比如说红芋吧，秋天，红芋一起出来，家家便在门前挖一眼窖，红芋在窖里过一冬，裂了口，流出了浆，俗话叫“发了汗”，便是吃的时候了。大的，切片、晒干、磨面；小的，煮在稀饭里。这是粮食中最难保存的一种，其余，像小麦、黄豆、秫秫，就好办一些。关键是在晒粮食。哪一种日头，哪一种风向，哪一种气温，是适合晒粮食的，我们在心里有一本谱。

草的贮存则在于堆放的技巧。麦穗、豆秸、秫秸，各有各的堆法，原则是，吹不散，淋不透，泡不烂。堆的要结实，又要透气，要封闭，还要通风。同时又要便于拿取，不能抱走一抱，就散了架，而是要坚持到最后抱。

庄上还盛行着做腌菜的特殊方法。豆子、蒜苗、蒜瓣、萝卜、菜帮、菜梗，什么都能腌，各有各的腌法。凡是吃过这些腌菜，都会感到惊讶，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，不计冬夏，这些菜都依然能保持着新鲜，清脆可口。

这一切都证明着我们庄具有饱年不忘饥年的从长计议的思想，储备着历史的经验，是一个成熟的村庄。

和一切文明发展须付出自然代价的例子相同，我们庄对生态的消耗也是够可以的，这从我们庄缺少树一点上便可看见。我们庄的高台大屋显示出宏伟气概的同时，它的自然风光也遭受了损失。我们庄的风景是没什么看头的。田地、村庄都整修得很整齐，离自然的原初越来越远。没有太多的树是个最大的遗憾。南湖大沟边倒有两行榆树，夏天时也还称得上绿意葱茏，就这么一条风景线，似乎于事无补。平心而论，我们庄看上去除富裕之外，终究是有些沉闷的。也是存在决定意识，我们庄的人绝不属浪漫派的，他们的美学观念也是文明理性的一种，不是出自天然本性，而是经过培养和社会教育的。要说明这一点的例子举不胜举。

我们庄所公认的美丽女子，是一个年轻媳妇，都叫她小马。我来到我们庄很久也没有看见过她，只到处听见“小马”这名字。她说我们庄的一句话，真叫人伤透了心。她说，我们庄没有一个漂亮的姊妹。所有的姊妹都受了打击。打击不在于这句话本身，而在于美丽的小马说的一定是真理。美丽使她获得评判的权威性。她的丈夫是公社水利站的技工，拿工资的，足够买她的口粮，她就很少下地，人们难得见她一面。

事前，我把小马想象成一个高粱花美人，就是那类健康、结实、大眉大眼、浓油重彩，合乎劳作的人们的人生愿望。我以为我们庄所欣赏推崇的一定是这样